

短論·觀察·隨筆

廬山會議前後的毛澤東與林彪： 《邱會作回憶錄》中的新史料

● 梁加農

2011年初，曾在1950至70年代長期擔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出版了《邱會作回憶錄》一書(引用只註頁碼，均為該書下冊)^①。該書約四分之一篇幅敘述從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林彪事件，即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前後，作者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二年多時間裏，參加和目擊中央核心層黨內鬥爭的經歷。本文先將其中新見的一些重要資料臚列如下，略加釋讀。

一 葉群進政治局

早有論者指出，林彪在九大期間的重大失誤是讓其妻葉群也進入政治局而沒有堅決加以制止。但過去對葉群加入政治局的決策過程，沒有歷史資料可供稽考。只有曾在林彪辦公室工作過的張雲生說，葉群被列入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後，為了防止林彪制止，向周恩來謊稱林彪身體不好，不讓周就此事面見林彪^②。《邱會作回憶錄》第一次披露：葉群進入政治局，



《邱會作回憶錄》

是毛澤東親筆加入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的，並詳細敘述了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產生的過程(頁650)。

邱會作的回憶係轉述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當時向辦事組組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介紹。1969年4月九大後，黃與周恩來、康生三人被毛澤東指定負責「組閣」，提出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周、康、黃三人最初的「工作名單」上列上了毛的夫人江

二 汪東興與黃、吳、李、邱

青，但沒有葉群。毛澤東看了工作名單，基本滿意，只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叉，加上了葉群。接着，林彪看到工作名單，在葉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個大大的叉。但林沒有加上江青。周、康、黃三人經討論後，還是加上江青、葉群。再被毛、林分別劃去後，三人面見毛。毛最後說：「你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麼說，列上了責任在我，就這樣吧。」隨後林表示聽從毛的決定（頁651）。

葉群進入政治局，導致了複雜的後果，很快暴露出毛所說「經不起風浪」的一面。一年後的廬山會議，林彪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的當天，葉群便布置了邱會作和同為政治局委員的吳法憲、李作鵬的發言和活動（黃永勝因在北京留守沒有參加前期會議），釀成毛認定林要「搶班奪權」的事件。不過，關於葉群的布置，邱會作與另一當事人吳法憲的回憶在細節上有所不同，而與李作鵬的回憶比較一致。邱和李都說是由吳轉告的（頁696-97）^③，吳法憲的回憶則說是那天葉群叫吳、李、邱到她那裏，提出要他們發言支持林彪講話、不要點名、堅持設國家主席、向陳伯達要一份關於天才的語錄等具體五條^④。

據邱回憶，邱和李在廬山便曾擔心葉群把林「推」上台壞事（頁696）。及至會議「起哄」，毛一說不行，葉群又慌了手腳，收回了她在中南組的講話記錄。此事被毛在政治局當面責問，葉群低頭不語^⑤。一年後，毛南巡講話再次提及，「既然有理為甚麼收回呢？」^⑥。廬山會議後，葉群第一次受到毛的嚴厲批評，竟在周恩來和軍委辦事組面前痛哭失聲（頁774）。直至「九一三事件」林彪出走，邱會作還認為是葉群的事（頁797）。

據邱的回憶，葉群和汪東興是廬山會議上最活躍的人。上了後來被毛澤東指為「反革命的簡報」——華北組六號簡報的中央同志就是陳伯達和汪東興。毛澤東拋出陳伯達，保留了汪東興。在隨後開展的「批陳整風」中，黃、吳、李、邱的檢討裏都說「上了陳伯達的當」，但心裏真正感覺的是「上了汪東興的當」（頁728、801）^⑦。

邱提到廬山會議前汪東興與黃、吳、李、邱過從甚密，汪和吳、李、邱都是江西人，又都是1930年代初參加朱毛紅軍的「紅小鬼」。汪東興被列入九屆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是黃在三人小組提名的（頁650）。1970年初，汪東興與黃、吳、李、邱有過二次長談。以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長的身份而常年隨侍毛澤東左右的汪向黃、吳、李、邱說了不少關於毛和江青的「私房話」，即邱所謂「隱私」，成為他們在廬山會議上向江青、張春橋文革派挑戰的重要思想基礎。據邱的回憶，汪東興的「私房話」主要有兩點：一是毛和江青完全是兩回事；二是江青做了婦科手術後，就很少和毛在一起，後來就根本不在一起了（頁727、578）。

其實，汪東興講的這兩點，毛澤東和江青自己也在上層小範圍裏公開講過。九大後（一說1970年5月17日），在江青向黃、吳、李、邱等說周恩來閒話的那次，江青便說過她在蘇聯做了子宮手術後，就同毛一直分居^⑧。毛則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兩次宣布，「她（江青）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⑨

邱等之所以感覺被誤導，可能還由於他們對黨的高級政治生活的經驗不足，即如邱回憶周恩來曾提醒他們的「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的關係」，但邱並沒有很好理解（頁680）。黃、吳、李、邱在軍中也是多年獨當一面的高級將領，但畢竟過去不在中央核心層，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性格一無所知。直到廬山會議事發後，毛直接處理黃、吳、李、邱的檢討，有時說廬山問題解決了，但實際上又揪住不放；有時好言安撫，轉眼間又嚴加指責，邱等才感受到那種種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因此心裏大為震動和痛苦（頁955）。

三 三上將上書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中央專案組在查抄林彪住處時，發現了廬山會議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三封信。從三封信呈閱件上的簽字看，是當時經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呈周恩來，並由周恩來轉呈林彪和毛澤東的。當王良恩將這幾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來時，周批示：「此件是在傳閱中被葉群扣壓的。退。」^⑩

但江青在1972年初獲知此事後，向毛澤東報告說：「總理也參與這件事。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那些人，合夥給林彪政變寫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橋，總理轉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轉給林彪的效忠信壓下了，你都不知道。」^⑪中央追查過程中，經辦人王良恩受到極大壓力，又確實不知當初信為甚麼會在林彪處壓下，於1973年初自殺身亡。研究者認為，王良恩自

殺使追查這幾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裏去的線索中斷，保護了周恩來^⑫。

據邱會作的回憶，這三封信當初在廬山會議上確實是周恩來轉給葉群，要葉群壓下的。邱回憶說，1970年8月29日，即毛澤東決定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六號簡報後的第四天，葉群告訴邱、吳、李，她檢到了三個「險球」，隨後給他們看了周恩來轉給她的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寫給毛澤東、林彪的三封信，並附有條子：「此件存你處不必再呈、轉了」（頁717）。此事在《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一書中沒有提及；李作鵬提到許世友在廬山給林彪寫了表態信，可為旁證^⑬。周恩來前後二次批示意旨是一致的，其私心只是為了保護三位上將，不使事情複雜化。

值得注意的是，邱會作在「九一三事件」後作為「林彪死黨」受審期間，1972年4月底中央專案組的李震曾要邱寫一份他在廬山上看到過許、韓、楊信的交代（頁838）。1973年10月，李震在公安部長任上自殺身亡。現下沒有材料可供稽考邱的交代是否上報了中央，尤其毛澤東是否知曉。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在王良恩、李震先後自殺的同一年，信件涉及的周恩來、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都遭受了重大的政治打擊和挫折。

先是1973年11月21日起，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的錯誤，使周經歷了自文革「伍豪事件」以來最困難的局面。會後三天，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了周主持的「政治局不議政」，並提議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實際上主要針對的是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毛公開說的理由是「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而八大軍區司令員中只有許、

韓、楊和陳錫聯四位稱得上「在一個地方搞久了」。毛當面對他們說：「你陳（錫聯）司令，濟南的楊得志同志，南京的許世友同志，這幾個同志呢，在一個地方搞得太久了。這個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那麼久呢！」^④。而陳錫聯從瀋陽調到北京，軍中地位有所上升，其後還出任國務院副總理。許、韓、楊則不但離開了多年所領部隊，免去了原兼地方省的第一把手職務，而且韓、楊新任軍區所領部隊數量和戰略地位都大不如前。

許世友、韓先楚和楊得志被調離後，他們廬山上書之事，直到1974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八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會議上，還是檢討的要點。據《戰將·韓先楚傳》披露，韓先楚在會議上檢討說：「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寫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變動員令的表態信，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我錯懷疑過春橋同志，在這裏我向中央檢討，向春橋同志賠禮道歉。」^⑤

四 林彪的態度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先後指示召開華北會議、批陳整風匯報會，批評黃、吳、李、邱，還特別批評葉群「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又「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改組軍委辦事組和北京軍區，逼林彪檢討。但是，不管毛的壓力有多大，林彪就是不做書面檢討^⑥。

據邱會作的回憶，林彪私下曾對此有過解釋。邱說他也看出，毛澤東遲遲不讓黃、吳、李、邱「過關」，主要是要林彪的態度。邱便要黃永勝向

葉群探尋。林彪回話說：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甚麼可自責的。全會開幕式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他們要想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甚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林彪最後表示，「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頁779-80）。如果邱會作的回憶是可靠的話，那這是迄今為止，僅見的林彪本人對不做書面檢討的說法。

為甚麼「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因為它乃是圍繞最高權力的一場較量，即如邱會作所感到的，「毛林關係是一切問題核心的核心」（頁779）。而當時的政治體制又缺乏妥協的機制。毛說「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並認定對手「改也難」；而已被立為法定接班人的林彪也確乎有過「得一人而得天下」之心。邱會作對他的兒子回憶說，大概是九大前後，邱會作私下曾問：「林總，日後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麼擺弄那個三點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就讓她當個『宋慶齡』！冷一點還是熱一點，看她的表現。」^⑦並且，林彪還是有「山頭」的，即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的「雙一」舊部，在軍中擔任要職的高級將領就有二十多人。在主要對手賀龍「山頭」被清洗後，林彪在軍中一股獨大，軍權集中在「雙一」黃、吳、李、邱的軍委辦事組。九大前夕，林彪向黃、吳、李、邱作了反江青的「路線交底」，使他們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林彪及其妻子葉群與黃、吳、李、邱的關係，變為具有特殊共同政治利益的黨內派別。邱回憶說，九大後一同進入政治局、「同桌辦公」的黃、吳、李、邱之間對林彪與江青的矛盾已是無話不說。黃永勝笑稱，「我們是一根繩

子上的螞蚱，出了甚麼事，我們一個也跑不了。你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頁581）。林彪「山頭」在廬山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下山一年多「一直都睡不好」（頁784）。這些確乎不是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

廬山會議前後的毛林之爭還表現出濃厚的古代宮廷政治色彩。1969年九屆一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參加日常工作的十三位委員中，毛、林的夫人分列其中，裏面又各有三四名同黨。他們的二十多歲的第二代也開始介入中央核心層的鬥爭。據邱的回憶，從小在毛澤東身邊長大的毛的侄子毛遠新，在列席1971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時發言，當面指責黃、吳、李、邱，第一次把廬山的問題上綱到和劉少奇一般的路線高度，說是「出現另一個司令部」的問題（頁750）^⑩。六個月後，同樣的話又從南巡的毛澤東口中說出，「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⑪。毛遠新介入中央核心層的鬥爭，當以此為最早的記錄。其後，1974年批判李德生，1975年批判鄧小平，毛遠新都是打頭陣的重要角色。

邱會作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林彪的獨子林立果介入廬山會議的事，而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則有多處敘述^⑫。邱的回憶錄也隻字未提廬山會議前一個月，即1970年7月23日，他陪同林彪和林立果視察一軍工廠的事。那次林立果的位置不尋常地突出，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黃永勝隨侍左右，吳、李、邱等軍中大將緊隨其後，接受軍隊的夾道歡迎，而軍工廠正是邱會作主管的（邱在九大後任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林彪的這些行為，很難說沒有他的個人目的，也不能說是葉群背着林彪一手操縱的。第二代的介

入，徒然加大了廬山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

註釋

①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②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254。

③⑤⑦⑩⑬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664；672；666；687；681。

④⑭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794；791、796、809。

⑥⑧⑬⑯⑰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97；1693；1675；1590；1594。

⑨ 吳法憲：《歲月艱難》，頁754。此事的日期，李和吳都說是九大後不久的1969年5月17日上午，參見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頁644。邱記為1970年5月17日，參見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冊，頁682，可能是採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67。

⑩⑪ 赤男：〈林彪事件後三位上將的信件風波〉，《黨史博覽》，2004年第6期，頁4；5。

⑫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316。

⑬ 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頁354。

⑭ 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429-30。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原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副主任。